



三王外紀

リ 5
683



門9伊5
号688
卷



憲王外記

住吉廣純
以善画徵

靈雲寺
開祖



守靜亭
圖書記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莊王立三十年，益子二弟，其一為峽公綱室，其二為
館林公綱吉。岐公先薨，延室八年夏，莊王有疾，弗
豫，丞相廐梁候忠清與列相參政，議為王立嗣。廐梁
候欲請山城天皇支屬有栖川幸仁立以為嗣。昔者
鎌倉王実朝遭害，無後，執政平弔時請山城天皇
丞相藤道家之子賴經立以為嗣而已。專政既梁候
蓋倣之也。特列相參政，莫敢可否者，唯列相安中

堀田備中守

候正俊執不可而欲迎立館林公因與既染候爭於是
他列相參政皆助安中候而共成其謀焉五月甲午
莊王疾病乃詔徵館林公立為太弟丙申莊王殂
太弟立是為憲王或曰莊王實以四月中殂以無
嗣故秘喪大臣議立太弟然後祭喪云憲王之母
平安牙婆也初名辰後更名玉初猷王時有乳母
齊藤春日者辰自平安來為春日房婢頗有容色
時時從其主侍猷王猷王見而悅之因幸之有身
乃徙之別宮辰於是自慙卑賤私請山城天皇大臣

徒忍徒

二条氏家臣北小路俊孝之子本莊宗利為假父因
冒其姓為本莊氏本莊氏既姓私使僧道巫祝更卜
之且因祈禳焉有僧尊融卜之曰所生男也不啻君
一國來必登大位本莊氏大喜竊冀其言之効焉以正
保三年正月丙辰生憲王憲王童稚莊王時封館林
公及莊王殂入繼大位憲王即位尊母本莊氏為太
后其宮號桂昌院尊融尚無恙太后以畏者尊融所
言告王且曰是神僧也不可以不報其勞也王亦以為
然至元祿間為建寺於城北大家里而寘之號曰護國

寺安太后所奉觀音像焉。王與太后更詣而上香多。置田園閑市廛。憲王既立明年春既梁候忠清免丞相禁朝請忠清憂憤不食而死安中候正俊代既梁候為丞相徙封古河原秩四萬石累增秩至十三萬石後頗驕恣奉職無狀貞享元年八月壬戌參政稻葉通秀殺之於朝在朝士大夫共殺通秀乃王初為館林公娶于山城天皇大臣鷹司氏藤姓名。房輔之女也。及王即位尊藤夫人為后無子有妾小屋氏名傳其父王朝賤卒也與人博而辛賭所子博小山田彌一殺之。

而凶傳先為館林邸宮婢公召而幸之生一男小名德松生二歲公立為王立德松為太子更名緝熙立小屋氏為夫人又生一女名鶴子天和三年五月己巳太子薨凡生五歲夭鶴子後降嫁比公世子綱教其族父也無子先世子薨小屋夫人所生皆不幸早世而王寵之滋甚幾並后女寵之盛自此始也。

初王少之時太后詔之曰昔我事猷王猷王常言曰余欲治國家夙夜勞心焉余無怍也所恨者無學耳余有子孫將必令誦吾也君盍思諸以故王少好學。

及登大位益勤焉

松平越前守五十二万石

備中守

初越前光通無嫡子有庶子名直堅有故匿之定不立

松平中務大輔

以弟松岡英昌勝之子為儲嗣見諸 莊王莊王賜名

綱昌直堅之及 憲王即位直堅出奔東都越前疾病之

目失心自殺 憲王詔廢綱昌更立光通之弟為後賜名

吉品因削其地之半越後侯光長不能制馭臣下天和中

大夫小栗正矩陰謀不軌發覺詔召越後侯及大夫正矩

等於東都 王親聽其獄獄決賜正矩死幽越後侯於

松平隱岐守定長

南松山侯國世子綱國於福山侯國越後國除光長之

松平大和守

從弟姪路侯直矩坐聞越後國亂而不能治減其秋半

從役邑於豐後州日田 王朝士大夫及越後國人連累獲

罪者多於是諸侯咸畏 憲王之威斷不寒而慄仙

臺侯細村嘗語人曰予昔朝見 莊王必視其面於

今王則不敢視其面每朝見不覺吾面俯也共見畏悼賀

都下斜橋門外有仏寺號知足院住持釋隆光自

憲王在藩時為冥祈禳 王登極以為隆光有力焉遂

寵之元祿初詔遷院於神門外規地方一里堂宇寬敞奢麗

軍以更號護持院內賜扁額 王數移仗焉後以隆光為

大僧正令城郭諸門隆光出入監門吏平拜稽首如參政以上
出入室永中隆光告老王命有司造院於峻臺里使隆光
老焉賜號成滿院初傳士林道春私建各院於忍陵號弘
文館泥敬公損數百金助其費安仲尼及十哲像春秋祭之
憲王即位尊崇儒學元祿四年建孔廟於城北湯島里遷
林氏死奉祀仲尼及十哲像焉因號弘文館殿名大成內
賜扁額以道春孫信篤為國子祭酒拜朝散大夫明年二月
上下始釋菜焉王親臨之置祭田且命既稟以為生徒之食
於是士大夫彬彬知向學矣國初以來所未有也

元祿中王親說周易於朝每月數次諸侯百官群士大夫
苟得謁見者咸列侍聽之五歲乃畢王好儒學徵布
衣文學之士於是起家奉朝請者二十餘輩大都林氏門
人也王又令近習之士讀各燕居必使其說經若講經
於前或躬親教授以為樂於是搢紳大夫皆競學問
外諸矣皆辟儒士諸大夫苟有田祿者皆爭延師而學
焉儒教之盛實前代所未有也
王自喪太子而後後宮無復產子乃萬方求嗣僧隆光
進言曰人之久嗣者皆其前生多殺生之報也故求嗣之方

莫善於愛生物弗殺殿下誠欲未嗣蓋禁殺生且殿下以丙戌生成屬狗最宜愛狗王然之太后亦聽隆光爲王言之王曰敬諾乃立殺生之禁下愛狗之令於都鄙獵師漁人之外不得捕鳥獸魚鼈自雞鴛外人家不得籠養百鳥雖獠狗狂犬尚不得殺之而况殺之乎自中貴人以下凡近侍之士不得食鳥獸之肉雖魚鼈其生則亦不得食之昆蟲之微必愛之雖蛇虺之害人及蟲蠹蟻蝨之細亦不得殺之於是有人犯殺生之禁而死者有傷狗而死者有殺狗而死梟首者人家有病狗則鄰位相告會集而視之延醫治之於是

平都下有業太醫而富者有狗生子則徃告官而鄰里更守之有狗卧当路則行人避之凡坐殺生者不愛狗被刑者歲不止數人且刑不止其身逮亦十數民之疾苦不可勝言也及後王患都下狗衆而殺傷不止乃詔有司於都西三十里中野之地造狗廬方一里尽徙都下狗焉置狗監一人吏文狗奴數十人令都下之民給之食每狗一頭如一人半日之食狗凡數千頭其指米可知也於是群狗相鬪或傷或死奴救之亦有傷者日夜吠嗥聞于數里

王又愛馬禁燒馬頭毛及棄死馬於野犯者罪死

王好拂林狗命待中盤築矣忠德小城矣元武畜諸郎中二矣
松平伊賀守
競求貴增者皆畜百餘頭有一頭直數十金者置監吏養之
以精米飯及鮮臭 王府遣使徵狗二矣則命有司檻輦
載狗以授使者吏平護送行人為之群
王性忌克喜怒不常左右近習多忤旨獲罪或被斥逐或幽
死甚者 王親刃殺之待中牧野成貞憂之以為人主不宜
間居乃勸 王召儒講經召僧講法召猿亦人作戲於是無
論林信篤等諸博士日侍講筵都下諸名僧更進見及猿亦
人數輩日夕奉技並消日之具

王好猿樂不徒觀聽亦親為之猿樂人自卑賤起為中郎者
百餘人有拜朝散大夫者 因初以來所未有也

王喜奢華好施予日賜群下不貲久之內府且匱之有司
憂之列相或諫之 王曰余王海內他每所樂唯賜群臣是
吾樂也卿等無復言之其至性乃尔

初牧野成貞為館林相秩三千石及王薨大統成貞從入
遂侍中 王寵之封閑宿矣累增秩至七萬三千石權傾
列相 王數過其邸賜及家人成貞之妻早賤之女少侍太
后以太后之命過成貞氏及成貞封閑宿矣妻為夫人每子有

一女乃乞故館林相黑田直相之子以爲嗣名曰成佳佳以女妻之
王之過其郎也見成佳之妻而悅之曰戲之成佳聞之志
甚遂自殺妻亦病之曰得羸疾而死閔宿矣亦心非王
所爲乃与夫人議不復乞養人子王与太后更言之對曰
臣前乞養人子無祿不得其死臣女亦不幸而死且天絕
臣後也雖有王命臣豈可逆天重求之後者哉敢辭太
后見閔宿矣夫人亦數言之對如閔宿矣閔宿矣夫人之兄
子先爲僧隆光弟子在護持院未髡弟頭髮於是太后奪之
以予閔宿矣王從而命之閔宿矣辭不獲命遂受以爲嗣

名曰成春當此時也王甚寵柳沢保明閔宿矣知其持迫
已稱病告老自號大夢居士成春繼立徙封東吉田曰增秩
爲八萬石成貞既老在城東別業王亦過焉待其病間
遣使召之燕見優禮待之後以爲常同時前列相小田原矣
忠朝亦老自號曰木入居士与大夢同召見侍燕優禮亦
如之喜多見若校守
北見重政以騎郎給事中王悅之累增秩至二萬石
賜爵列侯侍中位亞牧野成貞居三歲坐事獲罪幽于
桑那矣國瘦死于幽所無後

飛彈金木矣賴時侍中忤旨徙封上山忽地也飛彈國除也

王好男色自外諸侯以下至朝士大夫及吏卒家人子弟

苟有姿色者皆入侍中如穆子侯利重肥細川和泉守宇吉領主後子侯有考

備前子侯輝錄南部子侯直政酒井左衛門莊內侯忠貞奧平美作守官津侯昌章

長岡侯忠辰松平出羽守松平侯忠周本多下總守膳所侯康命大田櫻津守田中侯資直右州龜井氏津和矣茲

親飛驒侯賴時松平伊賀守盤筑矣忠德松平石京大夫生矣輝貞井伊兵了少輔懸河侯直朝堀美作守飯田

侯親常川稻垣對馬守谷矣重富赤河氏生矣侯重令備前守柳生侯俊亦皆以色其無色

而侍中者如肥前子侯元武忠直子松平紀伊守柔那矣定重松平越中守篠山矣信庸松平紀伊守數人

而已柳沢保明豐前守黑田直重皆少府郎以色幸卒爵列侯保明

封河越後徙岐直重封下館他以色愛幸得祿位者不可

勝計外諸矣多倣之者皆以頑童中津侯長胤長胤以所愛秋元

孺子長胤為大夫以亂國政大夫飼天子去之他國王詔幽長胤

於其宗國小倉立長胤弟長圓曰削其地之半

王好祈禳禱詞僧道巫祝應徵進其方者甚矣造佛

寺修神廟遠近不絕

王好修造敷興土木令諸侯供工役動輒費數萬金王好

猿樂諸侯以下倣之洋洋其聲盈溢下城市家人子弟

競學習以求仕進雖士不耻于猿樂人以況其下乎諸侯唯

備前^{伊予守}侯綱政土佐侯豊昌中邨^{相馬}侯昌胤^{田村}関侯建顯八戸^{南部}侯
直政好雅樂

王在藩時辟其舅本莊宗資命為騎士秩八百石及

王即位累增秩至五萬石封内膳間侯侍中後復益二萬

石太后假父宗利有子名道芳^{本莊宮内少輔}賜爵列侯秩萬石宗資之

長子宗俊有二子長曰宗信少曰宗春宗春亦賜爵列侯秩

二萬石封為丹生候外戚之盛 国初以來所未有也老成

人曰昔者莊王之母賤人之子也其父先犯禁刑死 莊王即

位賜其舅增山^{彈正少弼}正利爵列侯秩二萬三千石封下館侯外戚

之寵自此始 憲王之寵母家可謂傲尤矣漢元帝封王氏五

侯君子過之秋 日本外戚一姓三侯可不謂過乎其後丹生

侯豊益嗣以宗俊之次子宗長為後少子無後国除

柳澤保明自 王在藩時近侍左右及 王即位為少府郎

王甚愛幸之累增秩遂封列侯侍中位亞関宿矣成貞權頗列

相 王數過臨其邸賜及家人元祿七年封河越秩六萬石

王又愛士生侯輝貞累增秩徙封高崎 王亦數過其邸

賜及家人 王令河越侯以其妻親屬女妻輝貞後數歲

関宿侯成貞告老河越侯保明在中專權如丞相高崎侯

子女之子當作二子
下有有也男二女

輝貞副之河越侯好內妻折井氏每子姬妾十餘人更生子
五男長曰安暉次經隆次時睦次保教少保經初 王過
河越侯邨河越侯見其美人焉 王悅安暉之母頗狎之
既而生安暉河越侯微言其子不似已以誣 王亦未
已拒之以為僅有之自是視安暉如子河越侯則不敢子
視之及其長也不為置師傅 王數召見而賜飲食及賜
金帛器玩動直千金在朝士大夫畏而事之猶王子自宗室諸
侯以下至吏民問遺日至安暉性贍加以特 王寵驕恣人或
說河越侯使の擇師傅河越侯曰子言誠善然安暉非吾

所能教訓也人聞之愈益疑安暉非河越侯子云

王以丙戌生閔宿侯成貞以甲戌生河越侯保明以戊戌
生也謂之三頭狗

王好鬼神最畏 神祖于時皇子釋公辨以寬永寺住持典

祠日光山陵寢 王尊敬皇子尤甚數延請之於張宴樂

間以金帛珍室百兩玩器每輒百數賜及從者 王曰煩皇

子善の寡人祭使 神祖饗其每有事于陵寢 王在東

都不能自安以待有司之報報各至曰禮成無故則喜解憂

如聞有風雨若他故不克成禮則懼

王所徵使近侍者自儒士猿棄人之外平安北村李吟以和歌徵住吉廣純以善畫徵並給事中又徵伶工四人柏高規吹笙秦兼種吹篳篥奏兼竹吹笛柏近方吹笛並給事中釋覺彦以持律聞王召見而奇之賜之地於湯嶋里令建寺焉號靈雲寺且賜田祿後數召見而問法焉王悅增上寺住持釋了也數召見而事之又數過臨其房賜及其徒詔以了也大僧正從是住持增上寺者皆曰大僧正王又悅金地院住持釋崇寬數召見數過其房賜及其徒及致謚佛慈普濟禪師釋英岳前住和列長谷寺既老而來

東都

王召見而悅之養以粟米賜之地於湯嶋里令造菴

焉賜號進休菴英岳日入侍王問王亦過臨其菴

釋寂仙前住平安黑谷金戒光明寺既老而未東都寓於幡

隨意院王聞其多學也召見而悅之數有問焉欲使其住增

上寺而未果會王殂寂仙亦尋歿

王不好田獵而好宴遊其行所過僧院則寬永寺增上寺護

持院金地院淺草寺護国寺進休菴臣下之家則閑宿候

成員河越矣保明高崎候輝貞笠間侯家資之第凡此皆

歲數過他過泥侯紀侯瀨侯穩侯邱各一次過列相小田

原侯忠朝忍侯正武佐倉侯忠昌土浦侯政宣侍中上田侯忠
德跡谷再次王不好飲酒凡所過臨就位先內陪從及主家
親說經一番次命主人說次令主家子弟及儒臣說皆有賞
賜說經畢王戲舞一番次令主人舞次令王家子弟舞
或令陪從者各奏其技賜賚金銀衣物金帛量玩大率直
數千金家人子弟舉受恩次主家享獻亦直數百金
盡歡而罷或飯用火
王好年少近習率以色進郎中數十人其所親幸者二十餘人
寄在河越侯邸其舍如侯家人或有妻或未室平日自下

直至上直起居飲食學習作事皆有法制不得有變河越侯令
近臣四人更監察之郎中家相具注記而待夕回四人者上之河
越侯郎中有初瘡而後肥者河越侯命有司謂其人減餐其
不得自恣如此凡郎中不向宮城外行不得觀視在道不得與
人言雖諸人兄弟不得數相見及通各問以列侯郎中者前
後二十人於中屬河越侯者三人田安中侯政杏結城侯勝長
西臺侯忠沅以皇人子郎中者三人曰長次資親前田賢長
前田玄長皆在河越侯邸其餘朝士大夫及陪臣處士之子
苟有姿貌者不問種族輒召入云

愬

古先天皇陵墓散在遠近諸處歷年之久毀壞者十九樵蘓
愬焉牛馬牧焉曾不知其為可畏或至於失其處而莫識者
君子痛焉人或以告王王甚愜之元祿中命有司修之增封
其家正其北域藩之屏之耕牧者不得侵之甚莫識其處
者博士考諸史傳有司訪諸父老必取其有文證者然
後曰其故丘脩築之歲餘畢功

賀茂廟者平安大祀也每歲四月兩次祭之天皇遣使奉
幣享獻其禮甚大自皇家衰微大祭廢三百餘年矣
王命復之博士祝史考其禮元祿十七年始行事平安之西

有仏寺號大通寺祀六孫王源經基祀廢人矣元祿中住持
僧南谷來東都曰河越侯保明上書奏聞王乃命有
司新其廟廣其區域置之祭田九月十日祭以盛禮王之
興廢此二事其最大者

故事王即位必謁日光山陵寢憲王立數歲及元祿中詔
列相議日光之行先是王奢侈且好與府藏殆空用度不
足浪華駿府二城皆有神祖所藏金數鉅萬後先輸諸內
府王畢用之以濟其欲於是王府遂空列相奏言
殿下日光之行法當用十萬金而今府藏空竭每以供費未

可以有行也。王泣曰：吾有海內而不得有數日之行焉，用
王爲曰：減飲食，弗集列相及侍中，諸大臣皆病之。時忍候
正武の計相名大農，度支官長以下而問，且用之術焉。大農
荻原直秀對曰：海內見行金幣，既有其數，不可遽殖。莫如
和劑他物以爲幣，無取益於原材，而其數倍故の之便矣。忍
侯曰：善。遂奉請造色幣，報可。於是下局務造色幣，慶長
中所造金銀二幣，皆純金。至和，金以銀銅和，銀以銅錫皆
半。原金大板小板，方金形及重皆如故。錠銀碎銀形皆如
故。並款文曰：元故，俗謂之元金。別造小方金形如故，方金而

款刻也諸
陰字是
凹入者

重半之款文曰：二朱十年始行新幣，直皆如故。日本造忍幣，此
其始云。既又鑄銅錢和銅，以鉛錫及楊敗陶器，未以糶之文依
猷王寬永中所鑄錢曰寬永通寶，而形小焉。重六分，強与寬
永錢並行，列相或言錢薄小且惡，直秀曰：幣者，國家所造，
雖以凡礫代之而可行。今所鑄銅錢雖薄惡，尚勝於紙鈔，可
遂行之。在朝莫敢難之。自有銅錢以來，未有若是之惡者云。
於是，王府復充實列相省，覽相慶曰：自先朝未聞
王府多金，盤目增直秀秩以賞其功。直秀者，初の計吏，歲俸
米百五十苞數の。王家興利以知累遷の總計官，拜朝散大夫。

賜田祿累增秩至三十五百石

初猷王用僧天海之言建寬永寺於忍陵以擬平安比叡山故号曰東叡山先建法華常行二堂欲建根本中堂及文珠樓而未果猷王殂莊王幼冲且多病未及繼先志而殂

憲王立有志於奉先元祿十年遂詔有司修造寬永寺命薩侯綱貴助工役新建根本中堂及文珠樓宏麗無比越明年成山城天皇遣使賀之且內賜扁額八月皇使先来九月甲戌落之王与皇使臨焉万舞九奏如室町王道哉落相国寺塔儀明日諸侯群卿大夫士咸朝而賀之丁丑

宮室始
成祭之
曰落

天皇所賜之額乃至未刻寬永寺都下姬門外街上失火時南風烈火及寬永寺莊土園瘦親王釋公辨扇並罹災中堂及文珠樓幸而免災也火起於巳時止於翌日雞鳴九延燒方二十里時人謂之中堂之火有識曰昔室町王道哉造相国寺於平安建塔焉既成而落以盛禮上皇親臨天皇遣使賀之無何相国寺火時人以天災今中堂之火豈亦其類耶於是王詔有司再造莊王園瘦命執侯綱長助工役

元祿九年回國用不足初稅酒家田是酤酒增原價之半酒

家皆私釀以告其利十二年八月辛亥夜大風拔木發屋冬
閩東餓太倉米每七斗直小板金自是連年穀不熟米價弥
貴十三年太倉米每六斗直小板金王乃下詔令酒家
減釀米用米不得過五分之一於是酒價弥貴而私釀弥
多有司遣吏行都鄙酒家酒家皆匿私釀且賂吏以求免
誅吏有致富者酒家亦多利云

十四年冬閩東饑途有餓莩王詔有司造廬舍於御廐
渡東三里靈山寺側粥以食餓者人一合米至明年春而止
民亦能不餓

外一作死

元祿十六年十一月己丑雞鳴地震東都方百里王城樓臺諸門
壞者十六七諸候以下邸第垣屋每有完者國初以來地震未
有若是之甚者云是日王詔列相有司修城命大小諸侯助
工役凡三十餘諸侯奔命旦月辛未滬邠失火延燒方二十里
西國橋焚避火者不得過隨水而死者七八百人初地震大動
三後存動日夜凡六七十動經久不止家人老羸有暴露於外
者至明年春一日猶十餘動半歲乃止小田原城因地震壞城
下民家火城焚海溢房州破千餘家死者數千人先是新幣
行而王府充王乃詔列相諷日光之行至是復寢後遂

不果行

明年改元寶永。自地動之災，國用不足，於是廢元祿銀幣，更造惡幣。寶永中，凡三改之。每改益加以他物，款文曰：寶有二，三

寶，四寶，至四寶，原銀存者四之一。往者元祿新幣，特色薄，無光耳。至是其色黑黯如鉛，且生赤鏽。公家雖行之以故，直而民

間則以三之一行之。

元祿以來，諸侯漸貧，國用不足，仰給商賈者不啻小候於旦。私造銀鈔以足國用者，十六七。王亦不問。

寶永四年十月壬午地震，駿州以西，棋州以東，遠及海溢。

一云往者彼作誤

壞新井白管，^一駛^一居^一民皆上丘陵而免。是月辛丑日，映富士

山發火，相武二州雨沙土及灰，方三百里，數日而止。沙土積深

者，平地數尺，田皆為所埋。王詔有司，令郡國每秋百石出

金二兩以賑相武二州窮民。且大興役，以為二州除灰沙，其

深厚不可除者，移其民於他處。凡其田永荒，為不毛之地者

若干萬頃。先火之發也，有聲如雷，^一焉^一天陰晦冥如黃昏，雨黑

灰如霾，人未知其所以也。行道者或張傘，或戴笠，婦女恐怖掩

耳，閉目。居一二日，乃稍稍聞知其所由。云實數百年來所無之

災也。

秋原直秀請鑄大錢徑寸三分重當寬永二錢二分又曰寶
永通寶背郭有四圓凹內款永久世用四字錢直寬永十錢
寶永五年錢成民甚不便商賈不取王詔有司不便大
錢者抵罪商賈不取者人得告官三令五申民愈益不便人
亦莫敢告官錢益不行以終王世文王立而大錢遂廢
五年三月乙酉平安火天皇宮太上皇宮皇太子宮皆災
王詔列相河越^{秋元但馬守}度喬朝營築三宮命福出^{松平下総守}度忠雅^{松平丹波守}加納^{池田内面}英光
永^{京極若狹守}因^{龍井能登守}龜^也度^也高^也或^也津^也和^也度^也茲^也親^也備^也前^也子^也度^也政^也倚^也助^也二^也役^也
淺草川曰有二橋各長數十丈一曰仙壽橋在仙壽驛二曰西國

橋言跨武總二列也元祿中王詔於西國橋下流更造二橋
一曰新大橋在西國橋南里餘二曰永代橋在新大橋南里餘
港口橋之東南曰永代洲故名也曰以舟渡行人二橋成而民
甚便之城南三曰鑿新渠以利漕運士民皆悅
王於諸度能用其威終王之世大小諸度或有罪或無嗣或
失心凶國絕世者甚多宗室則越後^{松平}英光長二十五萬石其他
宮津^{永井信乃守}英尚長七萬石鳥羽^{内藤和泉守}英忠勝三萬石田中^{酒井日向守}度忠能四萬石
沼田^{真田伊賀守}度信利三萬石參政稻葉^{石見守}通泰乃二万石鳥山^{那須遠江守}度資祇三萬
石侍中北見^{若狹守}重政二萬石高遠^{鳥井兵衛守}英忠常二萬石古河^{松平日向守}度忠之八萬

石北松山水谷出羽守度勝賢五萬石本多飛澤守山丘度重益四萬石小出右京大夫石出石度吉英五萬石左京石福山度勝峯十萬石本美作守美作英長成十八萬石伊丹勝來萬石淺野内匠赤穂度長矩五萬石此皆因除其他諸大夫以下秩不滿万石者不可勝數諸侯有罪削地徙封者收爵秩者宗室則越前侯松平越前守光通五十萬石削其半松平大和守姬路度直矩十五萬石削其半收姬路城而徙封日田其他本多忠尚萬石削三十石而除候籍松平下總守白川英忠弘十五萬石削五萬石徙封山形西鄉治員萬石貶其半秩而除侯籍織田伊豆守宗多矣信武三萬石削萬石而徙封柏原中津英長小笠原修理大夫八萬石削其半長嶋候忠元萬石貶其半秩收長嶋城而除

侯籍冊初和泉守般邨度氏音二萬石削其半秩收般邨城而徙封頸城井伊兵少輔懸河度直朝三萬石削萬石收懸河城而徙封与坂此其大畧也於中或既奪而復予之或國雖除而以持恩立後存祀者亦不少云

王好富貴人集於与人祿爵終王世封侯益地增加秩祿者不可勝數宗室則岐公綱曹原秩二十五萬石增十萬石甲府滄公光国原秩二十八萬石增七萬石封尾尾列泥公光友庶子茂行水茂昌紀公光貞庶子賴職賴方刑大輔列候秩皆三萬石封滄公刑大輔賴房庶子賴元賴隆刑大輔列候秩皆二萬石封賴雄為列候秩

萬石其他下松守忠雅松平忠尚以白川英忠弘義子封松平宮内少輔為桑折英秩二萬石
越智清武松平右近將監以實岐先公綱重之子封出羽守為館林侯秩三萬四千石
本莊宗賢松平内膳正以外戚封因幡守為笠間侯秩五萬石後徙濱松增二萬石宗
資之孫宗長別封松平内膳正為丹生侯秩二萬石本莊道芳以与太后其
姓封為高富侯秩萬石柙沢保明以驍倅起出羽守為府郎封列侯
秩十五萬石初侯河越美乃守吉保後徙岐北見重政備後守黑田直重亦皆起備前守為府
郎封列侯秩皆二萬石直重候下館牧野成貞自館林相入備前守
侍中封関省英秩七萬三千石成貞告老養子成春嗣徙東
吉田增七千石御史坂本正次内記原秩二千五百石為鴻臚封列侯

秩萬石益何有罪奪形增秩除侯籍侍中稻葉通秀原秩五千石
為參政封列侯秩二萬石騎郎將本多正重原秩七千石為謁者兼
鴻臚封列侯秩萬石後為參政上野介列相累增秩至四萬石候沼田侍
中内藤正勝原秩六千石丹後守為大坂副留守封列侯秩萬六千石侍中
米倉昌尹原秩八千石為參政封列候萬三千石大煩以由忠利以岐相
徙岐父西城侍中封列侯為足利侯秩萬一千石侍中大津教寬原秩
六千石為參政封列侯萬一千石此皆新封列侯為候者也其旧諸侯以
勲勞者曰徙封增秩者安中堀田英正俊原秩四萬石徙封古河前後
增秩九萬石西龜山侯忠德原秩三萬八千石徙封般登染又徙出

石又徙上田前後增秩二萬石松平石京大夫原秩三万石徙封高崎
前後增秩四萬石土屋相模守田中矣政直原秩四萬石徙封土浦前後增秩
三萬五千石佐倉彦忠朝原秩十萬三千餘石徙封小田原增萬
石忍彦正武原秩九萬石增萬石田山城守般繁矣忠昌原秩六萬五千
石徙封佐倉增萬石東吉田小笠原佐渡守長重原秩四萬五千石徙封般繁
前後增秩二萬石谷北彦喬朝原秩萬八千石徙封河越前後
增秩三萬五千石三浦吉成守生彦明敬原秩二萬石徙封延陵增三千石
水口彦明英原秩二萬石徙封壬生增五千石安藤對馬守高崎彦重博原
秩六萬石徙封西松山增五千石永井伊貝守鳥山候直敬秩三萬石徙封

赤穗又封飯山又徙般繁增三千石稻垣對馬守谷彦重富原秩二萬石徙封
鳥山前後秩萬石相良彦忠晴原秩萬石增五千石伊達遠工守宗利
原秩十萬石先皇分三萬石而封其弟宗純於南吉田元祿中
增宇和彦秩三萬石復原秩酒井河內守既祭彦忠舉原秩十五萬石先皇
分二萬石而封其弟忠寬於伊勢崎元祿中增既祭彦秩二萬
石復原秩源光長失越後矣後數歲召還復爵位列候給食
米三萬石世子綱目先卒元祿十二年王命光長取白川矣
直矩次子長知以為嗣目封津山秩十萬石長知者光長從父昆
弟之子也於曾改名宣富源忠常失高遠矣長子忠救徙頸城

秩萬石元祿八年徙封水只增萬石此皆列矣原秩萬石以上而更增秩者也如其朝散大天秩不滿萬石者以勳勞恩沢增秩則每虛月不可枚舉

室永元年十二月立岐公綱豐為太子令居西城初泥公光友者

王從弟又也王姊適焉生子綱誠紀世子綱教者

王從祖昆弟也王女適焉每子岐公綱豐者王兄子也

王年過五十而無子宜立儲貳然王欲取紀世子則恐岐公

与泥公子怨之日以猶豫未果至元祿室永之間也泥夫人薨

紀公孝世子嗣立尋紀太子及嗣君皆薨王又發於地震

之災以為他變亦不可測也於旦乃果徵岐公立以為太子更名家宣時年四十三太子雖立而不深善知其非王本意也

王罷河越侯保明日滋甚數增秩至十一萬石賜國姓為松平氏故事大國之君王賜之名以其二名之一以之兄弟也於之賜河越侯名曰吉保尋又賜驕從荷偃月刀賜乘轎入平川門至厨門又賜河越侯長子長暉名曰吉里及岐公入西城乃更封吉保為岐侯增秩四萬石與故所食共十五萬石實二十餘萬石云詔各曰岐國者曰我兄弟之國是

以臣下不得有之惟吉保侍中三十年忠貞冠古今不可以不賞其
以岐高麗八代高梨三郡之地封吉保曰岐侯岐侯侍 王燕
間教言其長子吉里非己子王亦不敢詰曰視吉里猶子時人
曰王之寵岐侯所以寵其子也岐侯夫人折井氏無子妾所生
有五男二女長子吉里次經隆次時隆次保教次保經 王命
岐侯分封經隆時隆立列侯秩皆萬石保教出嗣東金次英爲
米倉氏二女其一適上浦英政直嫡孫定且定直早卒岐侯女亦
大其一適安中侯政森岐侯夫人私親有二女岐侯嫁之其一適
高崎侯輝貞其一適下館侯直重岐侯曰長子吉里娶旣梁英

忠舉女先是王遠旣梁侯至王乃喜視之 王有內嬖三人其一
小屋氏寵貴並后其官在王城號曰五城夫人其二藤氏稱大佐
其三亦藤氏稱新佐並 里人子也大佐有姪在宮岐山嫁
之小田原候忠增世子忠郁治裝費數千金大佐德岐侯數
稱之 王前且愛岐侯世子吉里日夜祭於言語欲
王悅之也昔者 德王次子忠長侯駿而并岐秩百萬
石岐山國也駿州瀕海有魚鹽之利焉故岐非并駿不可
以爲國也岐侯既有岐因欲并駿侍 王問教言其意大佐
從帝贊之 王乃与大佐謀築北城而危焉取吉里以爲子

使大佐母之使吉里夷岐駿二列之地而王与吉保饗其養
室永五年詔有司築北城命肥後矣助工役於旦岐侯頗有
不軌之心以內王千秋之後嗣王可圖也當宣之時大小諸侯
大抵無心事岐侯而讚侯賴常肥後矣細利備前侯細政
安濃侯高人為其尤讚侯先薨其餘三侯後先進爵岐侯
請也王臨岐侯邸則持命詣行在所岐侯以誠行大事
則四侯者可與謀也王后藤氏見王寵岐侯父子已甚
人知其与大佐謀老於北城欲諫不可是歲冬王患麻疹
六年春王疾愈乃定益岐侯以駿地為秩百萬石益封

岐侯親屬皆姻其非列侯者增秩以羽翼正月辛巳宗
室列侯群士大夫成朝賀王疾愈壬子王暴殂二月
庚戌藤后殂或曰王既成謀將遂以癸未下詔藤后知之
故先期一日曰進候起居午及哉之藤后亦即自殺列相
近臣合議秘藤后喪以出瘞不起聞逾月而癸喪云
王春秋六十四太子代立旦為文王葬憲王于東叡山造
園寢焉命肥後矣細利助工役寢築北城故也
野史氏曰憲王者可謂英主哉即位未幾削絕宗室
海內震恐諸侯咸服其威終王之世莫敢不共命非英王

能如是哉。然要其行，莫崇儒學，集施予，立威猛。此二者，王之善也。信弘法，進僧道，喜禱祠，耽遊宴，翫雜戲，比頑童。外棄工，愛大馬，禁殺生，貴婦人，寵外戚，好奢侈，興土木，滅諸侯，造惡幣，鑄大錢，行銀鈔，變旧例，此教者，其不善也。遺後嗣，害亦多。達觀數十年，德川氏之盛極於斯，而其衰亦始於斯。云尔。若監古者，其漢武帝之儔乎。

文王外紀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文王者，猷王之孫，岐公綱重之子也。初名綱豐，猷王三子，其母皆賤，立長為太子，名家綱。綱為莊王仲子綱重，季子綱吉，且為憲王。猷王殂，時太子甫十歲，嗣立仲子八歲，季子六歲，以尚幼，故未得封。莊王即位，乃封二弟，弟綱重為岐公，綱吉の館林公，秩皆十萬石。後增秩皆十五萬石。子原秩，共二十五萬石。天樹翁主者，德王長女，猷王之姊也。嫁浪華，豐臣秀賴，秀賴死，豐臣氏滅，而翁主歸東都，寡居於鞠。

坊之第及。莊王時尚無恙，岐公年少，教候姑翁主翁主，使其侍
女事之。侍女者田中氏，名保良。岐公曰：「幸之遂有身生子，豈時寬
文二年四月戊辰也。」翁主愛之，岐公夫人滕氏無子，故立翁主侍
女子為世子，名綱。綱是為。文王延室六年，岐公年三十五，國
用不足，曰：「朝見親，借金於莊王。」莊王不憚，詔丞相既祭
候，忠清，忠清以為不敬，乃遣人，以上旨風。岐公使自裁。岐
公薨，綱、豐、襲封岐公，及莊王殂，憲王立，愜兄故，岐公以
早薨，故不得為。莊王之嗣於旦，益封綱、豐，增秩十萬石，
予致所食共三十五萬石。憲王太子緝熙早夭，後不

復有子，年過五十，宜立繼嗣。岐公綱、豐者，兄子也。親莫近焉。
紀世子綱，教者。憲王從祖昆弟，而其女皆也。憲王以女
皆之愛也，欲取紀世子為嗣，而惡捨兄子，惘疑未敢。癸命僧
隆光知之，乃陰以法祝詛。岐公不效，又行巫蠱於其邨，不中。
云及紀翁主薨，紀世子尋亦薨。憲王乃決策取岐公為
嗣。室永元年，岐公年四十三，冬十月，憲王使中丞相河
越候吉保迎岐公綱、豐於其邨，立為太子。各家宣居西城。
太子前在岐邨娶。皇朝大臣近衛家熙女為夫人於旦，從
太子入西城。

河越侯吉保徙封岐列相谷邱候喬朝徙封河越
太子之母田中氏生太子後數月又有身岐士有越知清
隆者未室田中氏有身之六月故岐侯嫁之越知清隆月滿
生男後太子一歲名曰清武松平右近將監冒姓越知實岐公子也及太子入
西城憲王以清武實太子母弟首封列侯秩萬四千石
後累增秩至三萬四千石封館林
太子在岐時嬖猿樂人子間部詮房擢力郎中欲遂顯用
之及入西城目以為請憲王乃命行郎中令率封為列
侯秩萬石

戶田忠利大炊人前為政相循謹奉公及太子入西城憲王持賞其
勞命增秩予故所食共萬一千石封足利矣太子即位進爵
為中大夫

故岐公之葬在淺草里幸龍寺及太子入西城憲王命改葬
於增上寺追尊號清揚王曰立廟於其側置祭曰一如先王廟
初太子之母生越知清武而卒葬於谷中里善昌寺及太子
入西城憲王命改葬於東叡山曰立廟園於其側號
長昌院
初故岐公有過岐士根津進諫弗聽幽憤發病而死

峽公後悔而恫根津死或時見怪異衆以為厲峽公乃与傳相
諸大夫議為立祠於谷中別莊命有司歲時祭之及太子入西
城欲新其祠請於 憲王報可遂命執政有司新根津祠
於旧地弘敏仕麗取法於山王廟曰置田園及巫祝供奉恒祀
室永六年正月壬午 憲王殂翌日太子出令止大錢
峽彦吉保免中丞相己丑除燒馬頸毛禁 三月太子即位
尊妃藤氏曰后

高崎彦輝貞上田矣忠周皆免侍中間部詮房の侍中
国朝旧制秩萬石以上の列矣則賜爵朝散大夫 憲王時

朝士為官并朝散大夫者多於前朝 憲王以為朝散大夫太多
故元祿以後凡小彦不有城唯の中外官者得并朝散大夫
不則終身不得并朝散大夫 文王即位命小彦未賜爵者
咸并朝散大夫遂復旧制

王后久前左大臣藤家熙來 王后之也持作館於神門外而
置之三歲遣返

村上彦忠孝薨年總數歲法不得之後国除命其支属完
粟彦忠英長子忠良以旧秩三之一五萬石奉其先祀新封
刈谷忠良年二十歳の侍中位次間部詮房居二歳徙封

古河

元祿以來諸侯奢侈國用不足造鈔代銀其士民皆不便
王立出令禁之

王在藩堂聞元祿室永間所造惡幣海內百姓不便自入
西城益有志復故及承大統首止大錢即位之後乃下執政
有司議改幣有司奏言元金雜銀錫居半今造純金新
幣使大小板重如故則海內金幣減其半使其數如故則
所補良金將焉取之不如權半其重毋減本數以故價行
之民明知純金莫敢不行且絕偽造之矣然後待得各處

山所出金而新補其不足以復慶長之旧宝銀亦其雜色
而純之則新幣之一可以直宝銀之二三四民明知純銀亦
莫敢不行 王從之遂令改幣其金幣小板及方金形如
故而薄小款文曰乾故世謂之乾金止小方金其大板金未
及改之其銀幣亦雜色而純之一如慶長之旧故其款文室
永七年之冬始行新幣与元祿惡幣並行之乾金与元
金同直銀則新幣之一直宝銀之二三四民聞新幣之令
下知乾金不久將復慶長之旧復則乾金之一直慶長之一
由是稍賤新幣以爲不便乃物價漸貴

高崎侯輝貞徙封村上間部詮房累增秩至王萬石封

高崎

王在藩時新井君美統後字以文學掌各記兼及永大統遂命以文學給事中拜朝散大夫徵滬候文學三宅緝明族魯候文學室直清君美薦之也

造都門於京橋南二里 國初以來未立都門至貞始造之中城大殿故有掖門兩柱每衛宇其制甚質 王即位改旧制新作四脚門彫飾壯麗諸門每以

正德元年冬朝鮮王使趙大億來聘國各稱日本王

我始請也 王好礼不愛財且欲誇客以國華故自郊迎至饗食良贈賄凡待客之礼有加於前朝前朝饗韓客例作棖樂 王以俗樂不足以樂大客故命伶人作雅亦万舞客驚歎而深謝大礼初朝鮮王昏礼我猷王諱及發昏我有司過之新井君美教之也客謝不敏且曰侍啟改之既而復昏成以授使者亦祀朝鮮先生諱客亦過之改而授之

北條屋代氏矣忠至不愛其民用女吏聚斂百姓死之父老數十人未東都候列相忍侯正喬出遮道而訴焉事聞因命忍

候與諸斷獄官雜治獄決北條矣坐不能治其國奪候及秩
萬石更賜長子忠知廩米三千石國除郡

王雖不好學而頗崇儒術以故寵新井君美暇則使君美說經
王必著礼服下坐而敬聽之

王自督美姿貌好礼惡本朝久廢冠服上下無容儀嘗
欲興冠服復古俗曰与君美謀之及藤大臣客於東都教
延見之而回古礼焉將以斟酌用之作朝儀君美曰稍稍草
之云

王不好田獵遊觀非謁先寢莫出城門唯在藩時銃洲有

莊及即位修之曰離宮歲一過焉耳

王好色多女寵後宮美人以百數其得幸而生子者三人

曰太田氏曰藤氏三曰勝田氏他不足算藤后無子

王在西城大田氏生男以嫡子礼舉之數旬大田氏者士之

女也稱才一房尋又藤美人生男亦不育藤美人者其又

兄在皇朝为列卿云稱弟二房最後勝田氏生男勝田

氏者其父淳庵元哲奉親寫教者也仍朝士勝田某之女

入仕後官得幸而生子男稱才三房及王殂兼大統者皇

子也藤后性和順不妒忌王所幸諸美人皆善過之

王好內政事之暇晝集宮女於內園而作奴樂園草拾翠
濯舟水戲夜宴於內寢間部詮房皆與焉及醫者數輩
侍焉

詮房壯不娶妻亦不畜妾日夜在王宮時一賜洗沐而歸
私弟視其家事曰省不過歲數次而已

王命後官使女之可者進枕席於詮房次所

詮房有弟四人曰詮身同王膳曰詮之同膳曰詮衡同膳曰詮言同下統守詮身早死詮之

詮衡皆為郎中朝散大夫詮房每子以季弟詮言為嗣忍

候音喬請以其叔父殿中騎郎將正房之子妻之詮房曰言忍

候以列相

馬居伊賀守

列相土浦英政直河越度喬朝參政水口度忠救皆增秩萬石

井上正長遠江守前肥前守為相原秩三千石從王入西城為侍中及

王即位累增秩至萬石侍中水野忠明為大坂副留守原秩七

千石增秩五千石與原秩共萬二千石

僧茂高以妖術祈禳于第二房藤美人及藤美人生子曰為

王稱其德王乃召見而許建寺於都下且賜地於湯島里

乃建寺號金剛幢寺造多宝塔尋賜田

正德二年十月王有疾弗豫乃立第三房勝田美人所生

子の太子甫四歳名曰家継甲子 王殂宗室諸侯咸走入朝
列相乃屬宗室諸侯及群卿大夫士而告以 王臨終有言於
旦侍中高崎彦詮房古河彦忠良傳顧命新井君美讀之
大意在以輔胤子守國家望於諸使群臣文見史策
王又患金幣未復慶長之旧也臨終遺命列相及侍中詮房
忠良於旦列相及二侍中曰宣口敕遂布令海内十一月葬
於增上寺

野史氏曰 文王久在藩邸見上改之不善慨焉既入儲
戴益有志於善治之及襲大位發號出令施德於海内

為民脫桎梏士庶相慶共称萬歲至若崇儒學修禮儀弛
禁網稀遊行罷大錢復金幣止銀鈔皆足以勵士歸民此
其善者也其不善者喜華靡寵姬妾貴樂人好雜戲
猶蹈前朝之轍而已雖然如天假 王數年則朝廷禮儀
章服必有可觀者焉庶幾復古何難之有哉惜也年在
中身不遠遠閨房斯喪精元菴損天年有似漢成帝矣
亦蒼生之不幸也

章王外紀

東武野史訊洋子者

章王者 文王第三子母勝田氏 文王后藤氏無子養人
 太田氏藤氏勝田氏先後生子太田氏藤氏所生皆不育唯
 独勝田氏所生無恙正德二年十月文王殂時甫四歲
 文王臨終立太子名家此繼侍中高崎彦詮房受遺囑輔
 之此當是之時彦根彦直該相井上河内守土浦彦改直河越彦喬朝
 小田原彦忠增笠間彦正岑忍矢止高五人列相久世信成守同宿彦
 重之岡崎水野和泉守候忠之壬生彦忠教重四人為參政皆

奉顧命行官政是以百僚諸司各守其職法令無改和若
 畫一十二月章王即位尊嫡母藤后此為太后作宮於西
 城而居焉號曰天英院陞親母勝田美人為夫人宮號
 月光院

正德三年三月 山城天皇遣使錫 王命故事

王即位 天皇錫命則大國諸候是更享列相以下群卿太
 夫作猿樂太約三歲訖於是諸候請享列相是丞相是議
 不聽諭諸候曰 文王立四年諸侯享列相是裁訖未幾
 不可復行大禮姑舍以待是今 王皇有慶事可矣諸侯

喜如受賜曰祝萬歲

泥紀二公故常更之國於是請留東都護 王室也高崎
候詮席自 文王時日夜在 王宮非賜洗沐莫敢飲
私第 文王殂後詮席在公弥堅 章王幼在月光丈
人取則無晝夜詮席独從之目通夫人初尚私之後寢發
見無復忌憚至若詮席脫公服戴煖帽与夫人共擁爐私
語 王見之謂傳母曰高崎候如王矣於是宮園禁地男
女無別近臣侍醫直宿之所且朝小臣洒掃或見有遺簪
珥詮席雖知之而不敢禁之以為諱也 王宮內外之乱前

世形未有也月光夫人傳母江島年三十餘美而淫外人与
者莫知其教屢將宮女淫者遊勾欄曰過酒家集戲子而
飲宴焉或以厨櫃貯戲子使人扛以入宮匿於房中數日出
入縱淫法吏莫敢詰之

正德四年二月月光夫人使江島謁 文王陵寢於增上寺
還而遊鋸工坊戲場遂過酒家宴飲移時及飯内城門已
閉告夫人賜引信然後得入明日執法以聞于時列相河越
侯喬朝直月乃下府尹及監察官治皆言江嶋淫行非一日
之故自朝士以下諸吏及工匠賈豎或私女或贊成其事

者凡數十人有淺深輕重無不連累宜以大小斷其罪自二月至五月獄決囚江島於高遠侯國朝士以下或死或流或奪俸禁錮終身或斥逐沒人家產放宮女數十人斬賈堅一人江嶋所與遊戲子三人都下之匆匆諍譴興王稟性虛弱不耐寒暑月光夫人与詮房奉王遊內園夫人与詮房飲絃歌歌舞移時王有所感冒輒嚏惡風遽奉飯官裏頭襲衣侍醫進藥夫人命侍女設爐熾炭於室中四隅頌之王流汗頰問曰譁譁出出夫人与詮房復奉以佳內園則重感傷遂至病因如是者數矣侍醫山田

宗圓驟諫夫人極言其非慈幼之道用是將夫人曰自劾而退王之所以早夭雖曰天命亦可謂夫人与詮房謀速之云國朝歷世必置列相其丞相則或置或不置憲王時并彥根根候直該の丞相每何病免尋老文王立復強起之并丞相章王立直該称病不朝勤逾時居二歲餘賜告從婦人以佳熱海浴溫泉三旬返東都遂乞骸骨飯彥根君子曰彥根侯可謂不忠矣身無伊周之才而以其祖功伐再為丞相當女王時縱不能康濟艱難尚可以竭力於國事不幸有疾耶縱不能出而視事

宜卧於第而遂死於東都泥紀二公尚不之國彦根侯何
去東都乃况飯國乎

正德六年四月己未王殂年八歲無嗣天英院藤太后

命列相及侍中高崎英詮房册立紀公吉宗為嗣五月

葬王於增上寺

野史氏曰章王立而幼弱侍中詮房相之裁能臨朝然不能
聽政列相皆前朝旧臣相与一心快力率由旧章無所變更
是以朝野翕然用命莫有叛心古之所謂与民休息者其君
斯夫無祿王早夭哀哉文王之仁而無後豈不哀哉

